



| 名作家文学课

Allan Poe, Stowe, Melville, Mark Twain, Sinclair Lewis  
Fitzgerald, Malraux, Hemingway, Dos Passos  
Heinrich von Kleist, Arthur Miller, Franz Kafka, Einstein

## Creationists

Selected Essays, 1993-2006

# 创造灵魂的人

## 多克特罗随笔集

[美国] E. L. 多克特罗 著 郭英剑 译

E. L. Doctorow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名作家文学课  
Creationis

# 创造灵魂的人

## 多克特罗随笔集

[美国] E. L. 多克特罗 著 郭英剑 译

E. L. Doctorow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灵魂的人: 多克特罗随笔集 / (美) 多克特罗 (Doctorow, E. L.) 著; 郭英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

(名作家文学课)

书名原文: Creationists: Selected Essays, 1993—2006

ISBN 978-7-5447-0800-5

I. 创… II. ①多… ②郭…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4937号

CREATIONISTS: Selected Essays, 1993—2006 by E.L. Doctorow

Copyright © 2006 by E. L. Doctorow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hardback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300 号

书 名 创造灵魂的人: 多克特罗随笔集  
作 者 [美国] 埃德加·劳伦斯·多克特罗  
译 者 郭英剑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原出版 Random House,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4  
数 次 9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00-5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评论还可以这样写

——代序

郭英剑

—

埃德加·劳伦斯·多克特罗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作家之名。

之所以说著名，是因为他的作品屡获美国大奖，如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两度获得美国笔会 / 福克纳小说奖，三次获得全国书评家协会奖。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伊迪丝·沃顿小说奖，美国艺术与人文学院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奖。1998 年，他获得了由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人文奖章。其众多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流传世界。

多克特罗 1931 年出生于美国的纽约市，其父为俄国犹太人后裔。他曾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上学，1948 年入肯尼恩学院读哲学，大学期间曾师从诗人、新批评家约翰·兰塞姆。1952 年大学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

英国戏剧。但一年后应征入伍，被派往德国。

退伍回到纽约后，多克特罗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欢迎来到艰难时代》(*Welcome to Hard Times*)，该书出版于1960年。此后，他做了九年的图书编辑，先是在新美国文库出版社，后来到日晷出版社做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不少美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詹姆斯·鲍德温和诺曼·梅勒等。

1969年，他离开出版行业，成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驻校作家，专心写作。1971年出版的《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被《卫报》誉为一部“杰作”，《纽约时报》从此把多克特罗归入“一流美国作家”的行列。

他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Ragtime*)被誉为“20世纪百部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他后来的作品如《进军》(*The March*)、《上帝之城》(*City of God*)、《诗人的生活》(*Lives of the Poets*)、《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比利·巴思盖特》(*Billy Bathgate*)和《供水系统》(*The Waterworks*)等更是为他带来了无尽的荣誉，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多克特罗曾在普林斯顿、耶鲁等名校任教，目前是美国纽约大学的英文教授。

## 二

多克特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

作为作家涉足评论界，在国内和国外的文学界都很常见。

仅就美国而言，一位作家兼作评论，既多产又赢得了批评家声誉的恐怕莫过于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了。虽然多克特罗无法与厄普代克相提并论，但我认为，把批评当做副业的多克特罗，其思想、见识都并不输其他专业批评家。

《创造灵魂的人》一书由十六篇文章组成，其中一篇谈《圣经》之《创世记》，十二篇谈文学，一篇谈喜剧，一篇谈科学——主要谈爱因斯坦——最后一篇谈战争。这里的文章大体都是多克特罗应邀在学术会议上的演讲、发言，或是应出版商的邀请为相关的作家作品写的引言或后记。

那么，总括地看，《创造灵魂的人》一书的要旨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它探讨的是想象性思维的本质问题。想象性思维不仅涉及文学、文化，还涉及科学，同样也涉及社会。就这个本质问题，多克特罗从文学谈起，由《圣经》到众多作家——如爱伦·坡、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海明威、阿瑟·米勒等，再到喜剧，最后到科学与战争。

多克特罗的评论文章有着鲜明的特征。

首先，他的评论都会涉及一些具体、有趣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都知道，《白鲸》是一部描写白鲸的海洋小说，但作者问，在一部五百六十六页的小说中，为什么直到五百三十七页，白鲸才露出水面开始喷水呢？再如，著名作家劳伦斯从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中推断出坡“精神恶化”的结论——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这么看待爱伦·坡（包括与坡同命运的作家们！），但多克特罗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精神崩溃的人怎么

可能创作出长达数百页的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美学原理呢？还有，那个从未到过美国的卡夫卡，是怎样想到，又是怎样写出了《美国》这一经典之作的呢？

评论中的这些问题，会使读者不知不觉地跟随着作者的思路前行。应该说，这是多克特罗的高明之处。

其次，他的作品视阈广阔、思想深刻、观点新颖。

一般来说，评论文章总会有些真知灼见，但多克特罗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他不是为评论而评论，不是为深刻而深刻，而是让读者真的看到了他的洞见，让你感受到他对作品是读得进去，也走得出来的。他的许多观点都令人深受启发。

比如，他在论述《创世记》的一篇和引言中告诉我们，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储藏室。很久以前，我们的人类只有故事，故事就像我们祖先使用的铁锹一样重要。只因这些故事一代代口耳相传，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历史，也才有了后世认识世界、了解历史的可能性。

再如，他在高度评价爱因斯坦对世界的贡献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产生爱因斯坦的时代，既产生了一大批科学界的英才，更产生了一大批文学界、艺术界的精英。多克特罗仿佛在告诉我们，文学艺术与科学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三，他采用新批评式“细读”的方法，很有说服力。

从某种角度讲，作为一名作家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要比一般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作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更能洞悉作家的创作心理乃至精微的叙事技巧。这一点突出地体

现在多克特罗对作家叙事手法或是技巧的透彻分析之中。

比如,他在认真地阅读《白鲸》后认为,就其叙事而言,在一部海洋小说中,其重点应该是与白鲸的相遇,但麦尔维尔却将大部分篇幅都花在了陆地和人的叙述上,这样一来,作为作者的麦尔维尔,在创作时会不会有焦虑感呢?

再如,多克特罗对卡夫卡的《美国》的分析十分精到。他给我们引用了该书主人公卡尔对美国政治集会的细致观察,然后说:“这是一场从欧洲的阳台上观察到的美国的政治集会。”不能不承认,他从叙事角度得出的这番结论令人叹服。

身为作家,自然而然会重视其他作家的叙事手法,同时,这些思考无疑也会反映作者本人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手法,但在我看来,这些更多的还是给我们读者以深刻的启示。

第四,他的评论语言朴实、言简意赅。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多评论的文章都喜欢或者习惯于使用艰深的理论,晦涩难懂,仿佛不如此,评论就不深刻。多克特罗的文章有长有短,短的不过两页,尚不足两千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应该是评论文章的重要特征。对这一点,看看多克特罗的评论,就一目了然。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多克特罗的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多克特罗的思想是入世的,因而对世界多有关注,对社会也多有评论。他在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后发表的两分钟感言中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将人文从生活中分离开来……我

有时很担忧，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文与艺术放在一边，另一边则是严肃、实用和坚硬的商业世界，这样的分类方法实在是个错误。”应该说，从本书所选的文章来看，多克特罗是由人文、艺术的视角来观照这个世界的。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多克特罗在书中毫不隐讳自己左倾的政治观点，包括对现任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不留情面的批评。

在很多时候，一个有着激进政治观点的人往往会影响其认识世界、看待人生、评价社会的尺度与标准。但我想说的是，多克特罗的政治观点虽然激进，其政治态度在美国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这并没有遮蔽他锐利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时代是极为敏感的，其想象力丰富，分析颇为透彻。比如，他的“爱因斯坦”和“炸弹”两文，都让我们看到了理论物理学家“悖谬而痛苦的命运”，虽然他们“个个才华横溢，但他们在研究中所取得的科学进展和发现，却总是无法在情感上同工作背后那灰暗的目的联系起来”。

总而言之，思想深刻、见解独特、语言简洁，可以说是不断思考世界和历史的多克特罗的文学与文化评论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读多克特罗的评论，在茅塞顿开的同时，也感到心情愉悦。在我看来，评论就应该这样写。

2008年8月3日晚  
定稿于北京家中

## 引言

这本论文集算是对创造行为的一个小小的庆祝吧。我承认,写作是人类思维的主导性事业;我也确信,人类通过自身所创造的一切认知世界。在此,我主要关注那些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的文学创作。我自己也进行创作,因此我对创作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人深感兴趣。

每一部小说或戏剧的产生,都起源于作者大脑中某一个独特的兴奋点。它们是对那些极其微弱或者转瞬即逝的刺激因素的反应,比如影像、语声、一道光、一个词、一个词组或是一段音乐等,你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反应,甚至为它们所触动。或者是一种观念,作家对它有异常强烈的感触,从而把它划入了自己的思索领域,变成了自己的观念。

当然,并非所有——事实上是极少数——作家的灵感

状态都能转化为精美的作品。大多数都因某种反复无常而被丢弃在了一边；要么试一试，却发现它们也就写个一两页吧，要么被搁置起来，要么被忘得干干净净。然而，我则将它们设想成一种大地之歌，这些兴奋点如同生命自身的感知力一样，持久不变且能为人所用。

不管一部小说始于何处，无论始于美妙的言辞还是强烈的愤怒，无论始于某个历史事件还是某种公正描述个人生活的急切愿望，小说本身的写作都是艰难而缓慢的，而在小说、剧本完成之前，作家的启示就是一个监工、一个主导的戒律，嫉妒地守卫着自己的思想，不让它受所有人的影响，不让它受到那些必然是游移不定的私密的兴奋点的干扰。你沉溺于作品的语言、措辞和想象的世界里，直到写完最后一句方能解脱。

潜藏在这一切——唤起情感的瞬间、对语言执著的雕琢——之下的，是作家的信念：故事就是一种知识体系。这种信念类似于探求真理的科学过程中那些科学家们的信仰。

所有故事，无论是写成了小说还是编成了剧本，都不过是诸多事实的启示性结构罢了。它们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衔接起来，把现在和过去衔接起来。它们主张，生活就是某种道德的结果。它们散布了苦难，从而使这些苦难

变得可以忍受。对于不把故事视为知识的规范形式的怀疑论者，作家们会指出：曾几何时，这世界上别无其他，只有故事，而事实和虚构，就像说话和唱歌那样，彼此本没有截然的分别。宗教、科学、简单而不假思索的交谈和诗歌，都融合在隐喻那深刻的感知当中。故事是人类知识最初的储藏室。故事流传至今，其重要性与鱼叉和锄头的重要性完全一样。讲故事的人以古老的认知方式在叙述，其整套话语不过是现代智慧的那些特定词汇的提前使用罢了。

在这本书中，也出现了一位科学家。科学公式就是事实的启示性结构。它们同样也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衔接了起来。而且，它们还不可避免地创造了道德后果的种种领域。在此，我的观点是，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所取得的成就，与科学家发现科学真理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存在对个人所有物的那种流连之情。虽然它们都是一个人思维的产物，而一旦完成，看上去却像是外界力量造就的一样。所有创作者都会遇到这样一种奇怪的位移现象——自己创作的东西游离于创作思想之外，没有留下什么你付出努力的记忆。那本书，那个公式，变成了某种外在的东西，仿佛是它自己冒出来的一样。

我想，作曲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们都

会有相同的体会吧。但是，通过身体行为表现作品的喜剧演员，以及通过身姿来给人以启示的舞蹈演员，则主要靠富于表现力的肌肉组织来生存，他们的艺术源于他们的存在。

人类的创造力似乎不可阻挡。从人类早期开始，思维便赋予无意义以意义，它照亮它看到的一切，在世界中开辟家园。但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我们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而一旦打破我们为自己立下的道德诫命，它就会令人眩惑之极。就像出自洛斯阿拉莫斯<sup>①</sup>的集体成果一样，它会造成令人瞠目的后果。

在文学史上，一些思想深邃的上乘之作恰恰出自那些最为潦倒的人之手。一部小说的艺术和道德成就，与创作者的混乱不堪、烂醉如泥、备受折磨乃至邪恶等人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等价关系。作品中所展现的高尚品质，并非必然要在作者身上展现出来。

但是，在我看来，我提到的这些作家身上都有某种闪光点。对于他们，我并没有一味地给予肯定评价，然而，潜藏在我关注之下的，是对那种为美而奋斗的精神所存有的一种同侪的敬意、同情，甚至是爱，因为这种精神闪着神佑的光。毕竟，当你能够投身于私欲时，怎么会去写小说呢？

---

<sup>①</sup> 洛斯阿拉莫斯：指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美国核武器研究机构。

当你能够聚敛大笔财富时，怎么会去奋笔著书呢？当你能够朝一个人开枪时，怎么会去进行创作呢？

真正的作家将一种自省式的傲慢和自己的想象力娴熟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一再宣称自己的观点是多么权威，以此来说服整个世界。也许，作家们并没有意识到，创作一旦付诸实践，他们便注定了是在向整个社会所有的文学作品提出挑战。诚然，这是在实现他们的价值，但同时也预示着一种风险。讲故事，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如果准确地计算出全世界作家的寿命，包括那些被监禁者、被放逐者、被枪决者、失踪者以及那些死于营养不良和被人忽视的泛泛之辈在内，你就不会希望子女去当作家了。

除了上述风险之外，这还是一个需要为之付出昂贵代价的职业：创作不是简单地写下一些文字而已。每一部小说都是小说家以自己的存在为代价来完成的。最终，对于作家来说，最残酷的莫过于使其中断创作。作家还可能遭遇这样奇怪的命运：他将一生付诸写作，到最后连自己都变得神秘莫测，因为他自身已经融入到作品之中。

最后一点，写作这一行是没人能为你打包票的。只有少数使人们改变思想、拓宽眼界的作品，才能从那些世俗的、模仿的、愚蠢的且易被人遗忘的无聊作品中脱颖而出。作家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作品未来能否在文坛闪耀光芒，

能否跨越国界、流传后世。他身处的时代和地域空间就是他日常创作生活的羁绊，所以，他知道的只是那道光芒是多么微弱，而且多么容易被熄灭。

所以，总而言之，人在创作时，终归是需要一种勇气的，即使这位作家——因处女作而声名显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受到有关勇气的教训。所有的神启论者都是凡人。

# 目 录

- 引言 1
- 1 《创世记》 1
- 2 埃德加·爱伦·坡 9
- 3 哈莉叶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 22
- 4 《白鲸》的创作——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34
- 5 萨姆·克莱门斯的两个男孩儿 52
- 6 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 67
- 7 菲茨杰拉德的《崩溃》 77
- 8 马尔罗、海明威与西班牙内战 82
- 9 多斯·帕索斯:《美国》 96
- 10 哈波 104

- 11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110
- 12 阿瑟·米勒 116
- 13 弗朗茨·卡夫卡的《美国》 122
- 14 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 135
- 15 爱因斯坦:洞察未知世界 141
- 16 炸弹 154

## 各篇发表情况